



世纪文库

政治家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02.232
17-4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政治家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洪涛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家/[古希腊]柏拉图著;
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Statesman
ISBN 7-208-06173-4

I. 政... II. ①柏...②洪... III. ①柏拉图(前
427~前47)一文集②古希腊罗马哲学
IV. B502.2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22288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周运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政治家

[古希腊]柏拉图 著
洪涛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毫米 1/16
印张 8.75
插页 4
字数 68,000
版次 2006年5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8-06173-4/D·1060
定价 16.00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目录

政治家 /1

附录 /119

译名对照表 /121

苏格拉底

泰奥多洛

异邦人^[1]

小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我真的非常感激你，泰奥多洛，你让我结识了泰阿泰德，还让我结识了这位异邦人。^[2] 257A

泰奥多洛：呆会儿他们为你制作了政治家与哲学家之后，苏格拉底，你还得感谢两回呢。

苏格拉底：行，行，亲爱的泰奥多洛。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听到的是一位顶厉害的算术家和几何学家的话？

泰奥多洛：怎么了，苏格拉底？ B

苏格拉底：因为你认为此三者有同等的价值，尽管他们在声望上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实非你的比例术所能测度的。

泰奥多洛：苏格拉底，凭我们的神阿蒙，你这话讲得好，讲得正义，或许你责备我计算有误应当归功于你的记

性。^[1]以后再找你算账。异邦人，满足我们的要求吧，别
嫌烦，接下来，你可以选择，是先谈政治家（政治人），还
C 是先谈哲学家，请选择，开始吧。

异邦人：当然，泰奥多洛，既然我们已经作了承诺，
那就不能半途而废。不过，我该拿泰阿泰德怎么办？

泰奥多洛：对他，你有什么想法？

异邦人：我们是不是该让他休息一下，让他运动时的
同伴苏格拉底^[4]来替他？你觉得呢？

泰奥多洛：就按你说的，让苏格拉底来替他吧。这两
个年轻人若能有一会儿的休息，做任何事情都会更轻松一
些。

D 苏格拉底：还有，异邦人，他们两个与我总有些亲缘
关系。其中一位，正如你们都承认的，若依他长相的自然
来看，^[5]另一位则与我同名，表明我们之间有一种家族关
258A 系；我们通常总是渴望通过言说来结识亲人。昨天，通过
言说，我本人已经结交了泰阿泰德，听了他对问题的回答，
但对苏格拉底却什么也没有，对他也得考查一番。不过，
这次由你来向他提问，以后再由我来。

异邦人：就这样吧。苏格拉底，你听到苏格拉底的话
了吗？

小苏格拉底^[6]：听到了。

异邦人：那末，你同意他讲的吗？

苏格拉底：当然同意。

异邦人：看来，在你那边没什么问题了，我这边大概 **B** 也没有什么问题吧。嗯，接下来，我觉得，在智者之后，我们两个人无疑应该去找一找政治家（政治人）。告诉我，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将政治家归入有知识者之列，你觉得呢？

苏格拉底：是这样的。

异邦人：然后，我们是否也应像考查智者时一样，将知识作区分？

苏格拉底：或许。

异邦人：不过，苏格拉底，我觉得区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苏格拉底：什么样的方式呢？

异邦人：不同的方式。 **C**

苏格拉底：可能是吧。

异邦人：选择哪条道路，哪条是政治之正道？我们必须找到它，只要我们将它与其他的区分开来，就能给它打上一个独特的相（idea）的印记，在其他的歧路岔道上贴上一个与此不同的种的标志，这样，我们的灵魂便可以理解，一切知识是由两个种构成的。

苏格拉底：异邦人，我觉得这好像应该是你的事，而不关我的事。^[7]

异邦人：是的，不过，这也关系到你，苏格拉底，如 **D**

若它向我们显现的话。

苏格拉底：说得漂亮。

异邦人：那末，算术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技艺难道不是无关乎行动而仅与认知有关吗？

苏格拉底：确实如此。

异邦人：但是，木匠的技艺直至所有制造的技艺也有其知识，这种知识就好像与这种技艺的行动与生俱来，它
E 与行动一起完成，知识贯穿于所有行动而不先于行动。

苏格拉底：是呀。

异邦人：那末，我们可以以这种方法对所有知识进行划分，一种称作实践的，一种称作认知的（gnostic）。^[8]

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整体之知识，包含了两个种。

异邦人：那末，我们可否将政治家、国王、奴隶主甚至家政之管理者归为一个类型，还是认为有多少名称，就有多少技艺？请随我沿这条道路而行。

苏格拉底：哪条道路？

259A 异邦人：跟我来。一个人，尽管本身只具有私人身份，却有能为公共医生提供咨询，^[9] 那末，他拥有的这种技艺不是也可以被冠以接受其咨询的那些人所拥有的技艺的同样名称吗？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那末，这种情况呢？一个人尽管只具有私人

身份，其技能却足以使他向某一国家的国王提供咨询，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他拥有统治者本人应该具备的那种知识？

苏格拉底：应该这样来看。

异邦人：那末，这就是真正国王的知识，就是王者之知？

苏格拉底：是的。

异邦人：那末，无论谁拥有这一知识，不管他是实际上的统治者，还是一介布衣，他的技艺不都应该被正确地看作是与王者之技艺完全一样的吗？

苏格拉底：毫无疑问。

异邦人：那末，接下来，有关家政之管理者与奴隶主，也没有什么不同吧？

苏格拉底：没有不同。

异邦人：这种情况呢？一个大家族，或相反，一个小城邦，从统治的角度来说，它们完全没什么两样，对吗？

苏格拉底：对，绝无两样。

异邦人：那末，很明显，在我们刚才所考查的事物中，存在着^C一门处理这些活动的知识。而这一门知识，无论称之为王者的、政治的还是家政的，在我们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同。^[10]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还有，很明显，所有国王均以其灵魂之智慧

与力量^[11]来维持其统治，相比之下，他的肢体在此则无能为力。

苏格拉底：显然。

异邦人：你看，我们是否应该认为，大体而言，国王
D 娴于认知的技艺，而非体力的与实践的技艺？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那末，政治（知识），政治家与王者之（知识）与王权，我们是否应将其统统归为同一类型？

苏格拉底：显然。

异邦人：接下去，我们是否应该对认知之（知识）作进一步的限定？

苏格拉底：无疑。

异邦人：注意。我们是否明白，在这一知识中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关节？^[12]

苏格拉底：这是哪一种呢？请告诉我。

E 异邦人：就是以下这种。无疑我们承认存在着^[13]一门被称作数术的技艺。

苏格拉底：是的。

异邦人：我以为这完全属于认知之技艺吧。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我们是否同意，数术不外乎对数与数之间的差异进行认知，从而分辨所认知之事物？

苏格拉底：为什么？

异邦人：因为建筑师也不亲自劳动，而是统治工人。

苏格拉底：是的。

异邦人：这恰恰是因为他所提供的是认知而不是体力劳动，不是吗？

苏格拉底：确实如此。

异邦人：可以正当地说，他从事的是有关认知之知识。 260A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好的。但我以为，一旦他作出了分辨，对他来说，还没有完成他的工作，还不能撒手不管，而一个精通算术的人可以这样，但建筑师必须指派给每一工人以相应的适当工作，直到他们制造出派给他们的产品为止。

苏格拉底：对。

异邦人：尽管这种类型的（技艺）与算术之类的技艺 B 均属认知，但这两类还是不同，其差异在于：一为分辨之技艺，一为指导之技艺，这不是事实吗？

苏格拉底：看来确实如此。

异邦人：所有认知活动，可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为指导的（epitactic），一为分辨的（critical）^[14]，这样，可以说，我们以和谐的方式对此作了划分？

苏格拉底：至少我认为可以这样说。

异邦人：凡共同做事，都会渴望彼此意见的一致。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那末，目前一起来进行探讨的只我们俩，就可以把别人的意见撇在一边。

苏格拉底：当然。

C 异邦人：那就继续吧。在这对技艺中，我们把王权置于哪一边？是置于分辨技艺这一边，就好像从事该技艺的人是一个旁观者，还是鉴于从事该技艺的人是主人而将其置于指导技艺的那一边？

苏格拉底：当然是后者。

异邦人：接下来我们得看一看，指导之技艺是否可在某处再作划分。我的意见是，可以以下述方式来进行划分：正如零售技艺明显可区分于自销技艺，^[15]王者这类技艺，

D 看来显然也可与传令官的技艺相区分。

苏格拉底：怎么办呢？

异邦人：无疑，零售商先从他人手中将产品买进，然后再将产品卖出。

苏格拉底：当然喽。

异邦人：传令官之类也是这样，他们从别人那里得到作为指导之思想，然后再独自用它们去命令他人。

苏格拉底：太对了。

异邦人：接着呢？我们能够将王者之（技艺）与阐释技艺、舵手技艺、预言家之技艺、传令官之技艺及其他诸

如此类的技艺（它们的确都是下命令的）混为一谈吗？或 *E* 者，正如刚才我们指出了表面上的某种类似，对应于这种类似，^[16] 我们也赋予了一个名称（因为自我指导这类技艺原先的确是没有名字的），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进行划分，把国王这一类划入自我指导之（技艺），余下的就不去管它了，至于余下的那一类如何命名，那就留给别人去做吧。因为我们寻求的目标是统治者，而不是别的。 *261A*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我们已经依据命令是源于他人，还是来自自身这一差异，对指导性技艺依一种美的比例关系作了分割，那末，接下来是否有必要对该技艺再作分割——倘若其中还包含着若干部分，而分割这些部分的刀具就在其自身之内？

苏格拉底：无疑。

异邦人：看来显然如此。不过请你跟着我，一起来作分割。

苏格拉底：从哪一处入手？

异邦人：统治者，凡我们所能想像的，都要进行指导并发布命令，其目的在于使某些类型得以生成，不是吗？ *B*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那末，凡生成之物，不难将其划分为两个部分。

苏格拉底：从哪一处入手？

异邦人：其中，有些是无灵魂的，有些则被赋予了灵魂。

苏格拉底：是。

异邦人：好。倘若我们想要对认知这一类型中的指导性部分进行分割，那就从这里入手。

苏格拉底：依什么？

C 异邦人：这样来分，一个类型涉及无灵魂之生成之物，一个类型涉及被赋予灵魂之生成之物。依据这一方法，所有事物便已然划分为两个类型。

苏格拉底：完全如此。

异邦人：然后，让我们将其中的一个类型置于一边，对另一个类型重新作分割，把这一类型划分为两个部分。

苏格拉底：你所说的要再作分割的是哪一个类型？

异邦人：当然是涉及对动物进行指导的那一个类型。对无灵魂之事物的管理，诸如建筑师之工作，从来不是王者知识之特征，相反，王者知识之高贵与伟大，端在其拥有对动物及其相关事物之权力。

苏格拉底：对。

异邦人：谈到动物之生成与养育，众所周知，有对单个动物的养育，也有对被精心培育之群体的共同照料。

苏格拉底：对。

异邦人：而我们会发现，政治家至少不会成为个别动物的看护者，就像赶一头牛的牛倌或一匹马的马倌，而是更像那些成群牛马的饲养者。

苏格拉底：没错，你说的正是看上去的那样。

异邦人：那末，我们是否将那种对群体的共同养育，称为牧群养育或共同养育，从属于对动物的养育？ E

苏格拉底：在言说时无论取哪一个名称都行。

异邦人：说得漂亮，苏格拉底！倘若你警惕，不对名称太当真的话，那末，你步入晚年时，将会更富有智慧。但现在，必须按你所要求的去做。你是否注意到，我们已经看到了牧群养育与个体养育这两个部分，那末，在何处将牧群养育之技艺作一分割，便可以在它们的每一个一半 262A 中同样找到在这两个部分中都能够找到的分割的边界？

苏格拉底：我渴望一试。我的意见是，不同于对兽的养育，尚有对人的养育。

异邦人：这样的划分真是急不可待，勇气十足。不过没关系，若我们能够避免它，以后就不会再这样了。

苏格拉底：怎么回事？

异邦人：不能拿出一个部分，并使这一较小的部分与 B 其余众多的较大部分相对立，也不能不顾种就进行划分，而是要让划分出来的这一部分同时就是一个种。因为，尽管从一开始若能正确地将并非是我们所寻求的目的的东西